大陸報告文學的繁榮與發展 P(1-15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
張　鍥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
周　明

綜觀大陸50年的報告文學，我們認爲，大致可以劃分爲「建國小中興的十七年」、「文革湮沒的十年」、「新時期繁榮的二十三年」3個較大的段落來進行研究。

「建國」十七年：報告文學的小中興（1949至1966），中國社會面貌的整體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報告文學，作爲文學戰線的「輕騎兵」，最敏銳、最及時地抓住並反映了時代的巨變。此期的作品，普遍地注重表現時代主旋律和時代精神，呈現出與現代報告文學迥然相異的主題內容和審美特徵，從而形成了一種小中興的局面。

我們的廣大作家，迅速地從戰爭年代著重於對戰爭題材、戰爭進程的報告，轉向了各條戰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用自己的心去體驗生活，感應生活，從而創造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品。

50年代中期，作爲「文學偵察兵」的報告文學，出現了一批積極「干預生活」的作品。這些作品汲取了蘇聯「批評特寫」或稱「分析特寫」、「研究特寫」的優點，勇於直面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大膽揭露人民內部矛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試圖幫助人們發現和解決這些錯誤、矛盾和衝突，更好地促進生產建設事業的發展。這些作品，都能嚴格地從現實實際情況出發，嚴格地遵循眞實性的原則，因此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引起了較爲廣泛的社會反響。

這股「干預生活」的潮流在50年代中期曇花一現，隨著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及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時期的到來，「干預生活」的「問題報告文學」同「問題小說」等一起歸於沈寂。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些片面地反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聲響」的作品。部分作品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失眞及「浮誇風」，對「大躍進」倒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60年代初期，「大躍進」的喧鬧迅速地終結，隨著三年困難時期的到來，作家們開始冷靜之後的反思，報告文學積極應和時代生活的節拍，開始向新聞性和眞實性回歸。

這一時期一直延續到60年代中葉，出現了大量的塑造先進典型、表現人們崇高思想風格的報告文學。作家們通過眞實感人、催人上進的先進人物事跡，爲新時代塑造了一大批光輝的形象。報告文學重又回到了人民大衆中間，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從而形成某種程度的欣欣向榮的景象。

縱觀「建國」十七年的報告文學，其表現的主題大多是鮮活跳動的時代主旋律；題材內容是激奮人心、鼓舞士氣的正面事件；人物是明朗的、具有新時代新風貌的典型，有不少還是英雄模範。這些報告文學因對人民現實生活的貼近和眞實反映，引起了社會廣泛的回響，對國家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報告文學自身也出現了小中興的局面。這一時期報告文學的主要缺陷是：對報告文學文學性的特質重視不夠，不少作品在藝術方面尙欠精雕細琢，對人物個性存在某種程度的忽視，人物形象的刻畫失之單線條，有「扁平」之感，缺乏立體性和豐富性。換言之，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更重於

「記事」，而不重「塑人」。此外，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報告文學一度還曾出現過較嚴重的「失眞」現象。

「文革」十年：報告文學的湮沒（1966－1976）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歷史從此走進了十年低谷時期。「文革」十年，因受極左思潮的主宰，社會生活各方面陷入了混亂動蕩的局面。許多作家慘遭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加之錯誤的文藝路線的控制和指導，文學創作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呈現出一派蕭條荒涼的景象。

「文革」十年，也是報告文學的低谷期。據統計，1966年－1968年，竟無一篇報告文學問世。而自1969年起，雖然斷斷續續地出現了一些報告文學作品，但大部分卻因恪守「題材決定論」、「主題先行」、「三突出」等錯誤文藝思潮，在內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問題。只有少數表現英雄模範事跡的作品，尚有一定的可取之處，而其所受到的「硬傷」也是顯而易見的。

新時期二十三年：報告文學的繁榮（1977－1999）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推動著報告文學的崛起和持續繁榮，從而造就了新時期二十餘年文學創作中引人矚目的一道美麗風景。

首先，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恢弘事業，爲報告文學這一直接敏銳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樣式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題材資源。這也是報告文學之所以能夠崛起並持續繁榮的根本保證。其次，偉大的時代呼喚文學，人民需要文學，精神文明建設召喚著文學，我們的廣大作家自覺地順應了時代的潮流，肩負起時代和人民交付的使命和重托，積極投身偉大的變革事業，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文學修養。這些都是促進報告文學繁榮的強大動力。而廣大人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客觀上也爲報告文學準備了龐大的、比較穩定的、潛在的讀者群。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報刊發表園地，不斷發展壯大的報告文學作家隊伍等等，則爲報告文學的繁榮創造了極其有利的客觀條件。

1977年，作家徐遲以地質學家李四光爲主人翁創作了《地質之光》，受到讀者的稱頌。1978年1月，他在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的《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的以數學家陳景潤爲主人翁的《哥德巴赫猜想》則引起了轟動效應，成爲新時期報告文學的「報春燕」。《哥德巴赫猜想》描寫的是長期被扭曲的普通知識分子。其詩化的敘述語言、生動感人的情節設置以及對知識分子的重新肯定等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強加於文藝的種種限制，從而使這部作品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和價值。從此以後，報告文學如雨後春筍，如春花怒放，其數量和作品的質量、社會效果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主題和內容：報告「文化大革命」製造的各種冤假錯案的「傷痕文學」，對「文革」進行總結和反省的「反思文學」，表現人民群衆迫切的改革願望和偉大的改革實踐、探索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惑、疑惑、阻力、難點等等的「改革先聲」的報告文學，揭示、思考現實存在的各種社會弊端，關注和干預社會生活的「問題文學」等。

這個時期報告文學在藝術上的成就則表現在：

1. 新聞性（包括眞實性）這一報告文學的特質得到切實的恢復和增強，報告文學能夠比較客觀、全面、完整地審視和把握現實生活，在弘揚主旋律的同時，不虛美，不隱惡，揭示和表現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爲80年代中後期「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的興盛做了很好的鋪墊。
2. 塑造的人物形象更爲豐富、立體。普通人大量地走進報告文學，成爲作品的主人

翁，人物性格、個性得到重視和強調，表現手法如心理描寫等得到加強，從而使人物形象血肉更加豐滿，更加眞實、典型。

3.藝術手法上的多向開拓。報告文學注意借鑑、吸收小說、散文、詩歌等其它文體的長處以及電影、戲劇等其它藝術形式的表現手法，融會貫通，準確運用，使作品顯現出多姿多彩的個性鮮明的特點。

80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各種社會問題、矛盾衝突漸露端倪，人民群衆熱切地關注著改革發展的走向以及黨和政府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這種形勢下，「嗅覺敏銳」的報告文學率先將關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這些社會熱點、焦點、難點和疑點問題，譬如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民工潮問題，完善法制建設問題，獨生子女、青少年教育問題，人才流動、出國潮問題，生態保護、環境問題、婚姻家庭問題，城市交通、供水、住房問題等等。除了對現實的關注之外，這一時期報告文學的題材和內容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擴展，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甚至連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卻鮮爲人知、仍然具有新聞價值的一些「舊聞」也進入了報告文學的領域，產生一批回響不錯的作品。因對群衆關注的現實的逼近，報告文學的社會功能繼續得到強化，而其在觀照角度、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等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全方位的、多視角的、全景式的宏大敘事的作品接連湧現，使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藝術性特質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和擴展。

進入90年代，由於社會生活氛圍的變化，節奏的加快，人們的閱讀趣味有了很大的改變，各種純文學樣式相繼受到挑戰，報告文學卻一枝獨秀，仍然受到廣泛讀者群的歡迎。這與它能夠始終注意堅持其新聞性與文學性的良好結合，堅持直接敏銳地觸及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重大題材、社會現象有著很大的關係。

90年代的報告文學在內容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是，對影響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大實踐的報告，對新時代湧現出來的當代改革者、勞動者群體形象的塑造，對時代主旋律大力張揚的作品數量仍占相對多數。譬如對長江三峽的建設、沙漠油田的開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競爭、希望工程、扶貧工程、航空航天事業等等關注與報告。與此並列，所謂的「社會問題報告文學」還占有著相當的比重，譬如，對於環境污染和生態保護、形勢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貧困大學生、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的報告。這種報告已經從「激憤式」走向了理性的思考，更加重視對問題的剖析，從中引發出可行的對策與建議。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在題材空間上繼續有所拓展，新高科技領域與高科技人才、尖端軍事國防題材等等較多地進入被「報告」的範疇，報告文學的文體和表現手法進一步豐富：日記體、口述實錄體、訪談體、電影蒙太奇手法、多元敘事等種種方式都被作家所嘗試和運用，創作出了不少成功的作品。新時期的二十餘年，報告文學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這種繁榮體現在「硬體」方面，就是湧現出了一支規模可觀的報告文學作家隊伍，成立了自己的社團—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作品發表的園地日益廣闊，在任何一種文學報刊上，報告文學都占據著相當重要的版面；在各種文學研討會和文學評獎當中，報告文學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這種繁榮表現在「軟體」方面，就是報告文學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了質的飛躍。報告文學以其內容的廣闊包容性和對社會現實的最大關注而能適應各種層次讀者的閱讀需要，因此在數量上取得了長、中、短不同篇幅作品大面積的全面的豐收。而報告文學獨立的文體意識的形成以及在藝術上的巨大收穫則是它走向成熟與繁榮的重要標誌。報告文學作家在創作每一篇、每一部作品時，自覺追求其個性風格，追求對社會現實的理性思考、審視和判斷，使作家個人的學識修養、使命感、憂患意識

和價值取向等能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地展現，使作品具有各自的感人的力量，從而對社會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報告文學逐漸擺脫了以前常與散文、新聞作品混淆不清的狀況，而成長爲一種完全獨立的文學樣式。作家對報告文學特性和功能的認識、理解迅速深化，除了高度重視「報告」的新聞性、眞實性這一作品的「生命線」之外，非常重視題材選擇、採訪技巧、謀篇布局、環境渲染、細節運用、典型塑造、多元敘事等藝術手法的綜合運用，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五十年來大陸報告文學的意義和價值

文學理論家、詩人光未然在全國第二屆優秀報告文學獲獎作者座談會上這樣說過：「這一代的報告文學家是立了功的！……今後的文學史，應該開闢報告文學專章！這不是哪個人的恩賜！這是你們用自己的筆換來的榮譽！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創造！」用這一段話來評述五十年來大陸報告文學，同樣恰當。閱讀這些作品，讀者無疑能夠比較完整地了解到共和國五十年歷程的每一步伐、每一腳印，能夠比較清晰地了解新時代的每一次風雲變幻。在這些層面上，大陸五十年報告文學具有顯著的「史」的價值。是時代風雲的最好記錄。因此有人把這一價值歸結爲報告文學的史志性。

誠然，報告文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文獻。它的文學性、藝術性特質又爲其史實性價值披上了藝術的輝光。報告文學是以形象化方式來表現現實的，這就使大陸五十年報告文學呈現了某種史詩性價值或史詩性特徵。這種價值或特徵極大地增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使它更易於爲廣大讀者所接受，獲得更大的社會效果。

五十年來大陸報告文學，除了具有認識價值之外，其教育價值也極其重要。有時它就像一把銳利的解剖刀，能夠對社會問題、社會弊端進行仔細剖析，引起人們的警惕，推動人們採取相應的措施和辦法。綜觀新中國的報告文學，曾經有過不少的作品引起廣泛的回響，有些受到了各級領導、廣大群衆的高度重視，有些甚至被作爲學習材料、學生教材。這些巨大的社會效果的取得，與報告文學作家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分不開，也與他們的思想素養、人格操守分不開。這些素養和品德都是一個作爲時代「記錄員」的作家所應該具備的可貴品質。

五十年來大陸報告文學，其十分突出的審美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報告文學既是報告，又是文學，二者是有機的組成部分，不可偏廢。在藝術表現手法、藝術手法、藝術風格上的自覺追求與不斷完善，伴隨著報告文學發展的全過程。從「建國」十七年的激奮、躍動、單線條、明朗的特徵，到新時期的豐富、深沈、厚重，五十年來，報告文學在藝術上走過的是一條逐漸升華、逐步深化的道路。現在看來，報告文學的發展趨勢與走向，就是不斷挖掘新穎題材，多層次、多視角、全方位、全景式地觀照社會實際生活，博採其它文學樣式和藝術形式之長處，兼取多種文體多元敘述之優點，更多地強調作家與作品的個性特徵等。

五十年來大陸報告文學的成就，令人歡欣鼓舞。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雖經數十年發展，大陸的報告文學仍舊是一種相當年輕的、尚在成長之中的文學品種，正像一個成長中的青少年，朝氣蓬勃，卻難免帶有這種那樣的弱點和缺點。首先，報告文學作家隊伍的建設尚存在問題。由於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報告文學多少存在一些偏見，一些人將之視爲「邊緣文學」、「亞文學」、「二流文學」，甚至還有人偏激地認爲報告文學不是文學。受這些觀念的影響，有些報告文學作家忽視了自身文學素養的提高，或者在創作時放低了對作品文學性、藝術性的追求，比如對文字的加工提煉、文章的謀篇布局、語言的風格等未能做到自覺的、有意識的加工和完善。而在當前市場經濟全面展開

之際，個別作者寫起了「廣告文學」，嚴重削弱或損害了作品的眞實性。表現在藝術方面，則是以粗製濫造代替精雕細刻，以枯燥、平面代替生動、立體，單薄、蒼白代替豐富、豐滿。這樣的一些打著報告文學旗號的創作，無異於給報告文學臉上抹黑。針對這些實際情況，在新的社會環境中提高報告文學作者的思想素養、職業道德以及文學修養等，就成爲迫在眉睫的任務。其次，「報告」與「文學」如何能做到圓融無間、完美結合仍是尚待不斷探索的問題，目前一些歷史題材，如「文革」、知青、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等等，也被報告文學作家發掘出來了，一些訪談體、口述實錄體也走進了報告文學行列。對這些類型的作品，眞實性和藝術性的原則尤其要加以重視和愼重對待。

以上我們僅就大陸五十年報告文學的發展狀況，大體脈絡作一簡要敘述和報告，供臺灣作家、學者朋友參考，讓我們共同探討報告文學的課題。



「2002 兩岸報導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精選書展」於民國 91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30 日假國家圖書館閱覽大廳展覽（易明克攝影）